

写满记忆的中秋旧事

旧影重现

八月桂花遍地香。八月里有一个团圆、幸福、美好的节日,它便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人逢佳节常怀旧,我自然会想到儿时在下家乡度中秋旧事。



在我的记忆里,乡下中秋节是仅次于过年的隆重节日。那时物质相当匮乏,一年365天,只有中秋节才能吃上一两块买来的月饼。村里有一个供销社的代销点,经销一些日用百货、烟酒杂食,店主是我的表叔。中秋节前一两天,表叔就雇一条农用小木船,到镇上的供销社去采购月饼。

那时,因为家中经济拮据,囊空羞涩,只能买三个,兄弟三人可分得每人半个,分给我的那半个我是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的,一般是中秋白天吃二分之一,剩下的部分,等晚上祭拜月亮再慢慢品尝,用纸包好存放在暗处,不让弟弟知道。

月饼实在是太好吃了,一年难得的就吃这一次。我先是小心翼翼地吃外面包裹着的容易脱落的油滋滋的脆皮,再吃里面的由五仁和砂糖组成的馅心。尽管是省着吃,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太好吃的东西是长久不了

的。半块月饼吃完后,我能回味几天,随着圆月变成月牙,我的月饼思绪才渐行渐远。

中秋节的夜,对于我们孩子们来说,是最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忙着制作火把和火球。首先,我们将棉絮压成圆球,然后用铁丝将其牢固地固定在木棍上,并留下一段大约一米长的把手。接下来,将棉球浸泡在柴油中几天。在期待已久的月圆之夜,我与邻村的孩子们相约一起点燃火把,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载歌载舞,欢呼雀跃。从远处看,这场景就像星光闪耀的银河落在九天之上,流淌在大地之间。

玩得尽兴后,已是午夜时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还要进行最后一项活动——摸秋。此时,月亮更加明亮,门前刚刚收割的秋玉米,散发出一阵阵秋稼的清香。我们像贼一样摘下一根玉米棒或是拿起一把稻穗放进口袋,希望带走这个季节的欢乐和丰收。

当那圆圆的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祭月活动。母亲洗净两个大盘子,一个盘子里放着月饼,另一个盘子里放着洗净的水果和瓜子,将盘子端到院子里的小桌子上,以庄严而得体的方式,开始祭拜月亮。

不知不觉间,月亮悄悄地爬过树梢,高悬于天空。抬头仰望,月亮如一枚精美绝伦的玉盘。月光明亮而洁净,洒下清辉。夜来香散发着幽幽芬芳,屋前的小菜园,仿佛都沐浴在牛乳般的柔和光芒中,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朦胧之美。

皎洁的月光下,村里一片欢乐。儿时,中秋节我们只是图个好吃好喝、热闹非凡。后来工作成家,却渐渐悟出月饼中蕴含的深意。如今过节,为的是阖家团圆,分享亲情。又到中秋,又见明月,我与家人坐成一个圆圆的月亮,细细地品味人生的奥妙,感受生活的真谛。

[广西·钟山] 黎洁

心头那双草鞋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农村,那时,村民外出干活都穿着一双草鞋。

父亲给我做草鞋的时候特别用心,精心选择一捆稻草反复地捶打,有时还会掺和一些碎布条,尽量把草鞋做得柔软舒适一些,他把对儿子的全部希望揉进了一双草鞋。不过穿上草鞋我还是会发怵,不到万不得已,我是能不穿草鞋就不穿草鞋的。

像所有母亲都要教会女儿做布鞋一样,我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做草鞋了。父亲觉得做草鞋如同耕田、插秧一样,是农民的看家功夫,一个人做不好草鞋,连同父亲都会被人瞧不起的。

做草鞋的难度是要把草绳搓得匀称,编得紧密,草鞋要做得大小适中,契合脚的模样,并在草鞋的边沿分别对称编出六个襻(纽),便于穿一根绳子牢牢缚住脚板,一双精巧的草鞋其实也是充满灵气的。

我从小有些笨手笨脚,草鞋做得松松垮垮的,几个襻也做得东倒西歪,做出来的草鞋都是次品,上不了脚。可父亲还是极其耐心手把手地教我做草鞋,一次又一次,他真心想把自己的好手艺传授给我。做得多了,我就喜欢上草鞋了,这大概算一种日久生情吧,草鞋成了我心头的一种牵挂。不过后来我开始认真读起书来,再也没有做过草鞋。

1978年3月入伍那天,父亲默默地把我送上火车,临走时父亲摸摸我的头说,“老爸只送你一句话,以后穿了皮鞋也不要忘记你穿过草鞋,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父亲那句“穿了皮鞋也别忘了草鞋”,成了我半生戎马的座右铭。草鞋虽粗糙,却磨砺出我不畏荆棘的韧劲;皮鞋虽光亮,却从未让我迷失来路。那双浸透父爱与泥土气息的草鞋,早已不是脚上的履物,而是刻在骨血里的乡土烙印。无论走多远、站多高,我永远是个农家少年。草鞋踏实地,皮鞋走四方,而那份农民的质朴,是我一生最珍贵的行囊。

[湖北·孝感] 黄国清

糊火柴盒的岁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拮据。我们这一大家子,父母带着我们子女六个,全靠父亲教书每月43.50元维持基本生活。微薄的工资要养活八张嘴,捉襟见肘是日常的写照。好在,母亲带领我们兄妹糊火柴盒赚取家用,硬是靠着这看似不起眼的营生,挺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记忆中,每年一到寒暑假,便是家里“副业”最繁忙的时候。父亲总会委托学生家长从当地六安火柴厂弄来一批代加工业务。那时民用火柴需求量大,供不应求,厂家便将看起来简单实则繁琐的原材料半成品到成品的制作交给外包来做。对我们家而言,这不仅是活计,更是沉甸甸的生活希望。

按规定,完成一万只成品火

柴盒,经厂家验收合格后,可领取代加工工资6元。放在那个年代,这6元钱能解决我家不少困难。于是,一批批原材料领回后,母亲便带领我们兄妹利用暑假空闲时间大展身手,投入到紧张的糊火柴盒之中。

糊火柴盒是个细致活。从刷糨糊、捏边、压底、成型到贴商标,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在母亲灵巧的双手里,那些散乱的纸片如变魔术般瞬间成了一只只有模有样漂亮好看火柴盒。我们兄妹起初笨手笨脚,糨糊常糊满脸,边角也捏不匀,但在母亲的耐心示范下,渐渐也成了熟练工。暑气蒸腾的小院里,一家人围坐,手上的活计不停,耳边是母亲的叮嘱与兄妹的嬉笑。

彼时,小小年纪饱尝手工劳

动的滋味,不仅让我真切感受到劳动的艰辛,更品尝到了通过诚实劳动得到回报的甜蜜。每次领回工钱,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添些课辅和必需的文具用品,其次再考虑吃穿用等其他生活所需。看着母亲用我们亲手挣来的钱规划着家里的点滴,我懂得了尊严与责任。

印象中,母亲带领我们糊火柴盒整经历七八个年头。寒暑假里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这方寸纸盒中,玩耍的机会很少。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中学毕业插队农村,这段经历才画上句号。如今回望,那满屋的糨糊香与纸盒堆叠的角落,是母亲用坚韧撑起的家,也是我成长中最厚重的底色。

[安徽·六安] 汪云寿